



# 盛夏

## Summer

◆ 撰文 / 石明煌

與奇萊山隔著木瓜溪對望的山頭，在青翠的山林間有一處色澤淡淺，就像兩行淚低垂。這是1980年間，中度颱風歐菲莉猛撲木瓜溪山谷，狂風暴雨，不到三小時，降雨量高達475公釐，山腳下的銅門村部落對外電訊完全中斷，那夜自山頂崩塌的土石混著泥漿沿著野溪山凹沖瀉而下，瞬間，淹沒了35戶人家，造成35人死亡，68人無家可歸的歷史印記。或許，嗚咽的銅門村記憶已不在，但掛在山頭的那兩行淚痕，十九年過了，依然鮮明。

位在太平洋左岸的花蓮，山明水秀，蔚藍的海岸，還有黑潮暖流自赤道北上，是國際級的觀光勝地。只不過，入夏之後，「花蓮最多颱風」的印象仍深烙在大部分住在台灣島上的居民腦海。

然而，隨著全球暖化問題，近幾年來已嚴重反映在氣候變遷上，一個颱風，無論是發生在落後的國家如孟加拉灣，或者發生在富裕先進的國家如美國，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生命、財產損失。

就像最近，在父親節前夕，先橫掃日本琉球群島再襲擊臺灣的中度颱風莫拉克，它帶來的雨水，對於已乾旱多時的北臺灣而言，是久旱逢春的甘霖，但它與西南氣流相互作用在南臺灣的連日豪雨卻成了惡水，再現50年前的八七水災慘況，重創嘉義、台南、高雄、屏東、台東等縣市，頓時低窪地區如汪洋，「水鄉澤國」不再是富庶良田的形容詞；溪流洪水夾帶土石沖刷，不但造成堤潰、橋斷、路基崩塌，也吞噬了無數個村落，災難嚴重程度與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程度不相上下，彷彿是無數個嗚咽的銅門村交疊、擴大。

然後，風雨遠離、炙陽歸位，受傷的大地滿目瘡痍，流離失所的災民，幸運的，被安置在學校、活動中心等短暫收容所；倖存的人，受困災區等待救援，其他的人可能在土石流起的那一瞬間就被掩埋在冰冷的土石下，或者被洪水捲進滔滔汪洋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

在災區，我們看到崩塌的山林，嗚咽的大地；更看見慈濟人在第一時間深入災區，合心、協力，關懷、膚慰災民的心，送物資、供應溫暖的熱食，協助災民整頓家園，並展開全面性的居家關懷，視鄉親實際需求發送五千至一萬元不等的慰問金應急。

位在東臺灣的花蓮慈院，也根據東區志工在台東縣太麻里傳回的災區訊息，在最短時間內協調出災區義診計畫，因考量風災後，外傷、腸胃病、傷風感冒病人居多等因素，每兩天為服務梯次，由外科部、內科部各一位醫師、二位護理師、一位藥劑師同行，如此，恰可一組醫護到臨時收容所或村里部落往診時，另一組醫護、藥劑師在醫療站駐診。

我們感恩在花蓮平安的度過颱風天。然而，面對水災、土石流浩劫，正是我們付出愛的時候。走進災區，除了照顧受傷的災民，風雨後的災區容易滋生病毒細菌，做好防疫工作更是醫療人員責無旁貸的任務。災後的中長期重建，慈濟人已總動員，號召社區民眾，募心募款，同時需要你我共同攜手，集合眾人的力量，積沙成塔，粒米成籬，送愛到災區，因為那裡也是親朋的所在。

今年夏天，對於許多學生而言，暑假過半不久，就面臨天災劇變，是很難有個快樂的回憶。當莫拉克颱風暴風圈在台灣島上方滯留盤旋的時候，我想，特別是對於花蓮慈院有七成來自外縣市的護理同仁來說（其中又以南台灣縣市比例為多），想必很煎熬，一邊在颱風天上班照顧病人，一邊又心急如焚的憂心著家鄉的親戚朋友，甚至還有一群遠在花東山區偏遠部落的病友。

護理人員平日守護生命、守護健康的同時，最常面對的變故就是生死無常。而劃破夏日湛藍天空的就是無情的颱風豪雨，沒人料到氣象預報路徑偏北的颱風，竟與西南氣流落下重創南臺灣的雨水。或許，在無常的驟變中，最貼近醫護同仁的心的距離就是病友的回饋。

時間回到七月，高溫酷暑，院內陸續開辦了多場病友聯誼會，特別是科、部主任絞盡腦汁以各種形式設計活動，只為增進社區裡病友與家屬身心靈的健康。以慈馨病友會為例，原以為只有十多位病友參加，卻超過五十人報到，加上家屬、志工、醫護同仁，成了破百人的知性聚會，這同時也要感謝乳房醫學會歷任理事長張金堅、侯明鋒與陳訓徹等三位教授的熱情相挺。

另一場號召乳癌、腸癌、腸造口等三個聯誼會病友，走出家門，攜手遊太魯閣峽谷的戶外活動，因事前貼心規劃適合病友的旅程，讓病友放心地徜徉大自然。許文林副院長也與癌症關懷小組利用週末訪視居家病友，見到老病友就像見到老朋友的歡喜，溢於言表。

在病友的支持團體，我看到醫病、護病之間的熟稔親切互動，醫療團隊不只醫治鄉親的疾病，也呵護病人與家屬的心。因為只有真心付出的愛，能膚慰病友的身心，也能安自己的心。

面對大自然的威力與傷痛，我想，就像證嚴上人說的，人們當省思，不要想抗災，而應想如何去保護大地、尊敬大地，唯有戒慎虔誠敬天愛地，才能預防災難。✿